

小区里的桃花开了,从花骨朵到桃花朵朵开,大概也就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对这桃花开的节奏有印象,不是因为桃花,而是一个拍桃花的中年男人,有好几次,路过桃树的时候,看见他拿着手机,在那里用心地拍,摆出各种姿势,寻找各种角度。

以前觉得,一个中年男人这么痴迷于拍桃花,多少都有些怪怪的,可现在认为,他所体现出来的专注度——对春天的专注,还有他的热爱与投入程度,颇能感染人,让人看了,内心莫名地增添些振奋。

上一次出门,大约还在一个多月之前,去离家大约十多公里的浅山里——那山高不过百米,有山谷,顶多算一条沟,所以实在不好意思说那是“深山”。浅山里空无一人,有的是山路,

弯且干燥,踩在脚下,不断迸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好久没下雨了,春天的雨在北方总是那么矜持。有一所破旧的空房子在远处,想了想,没有产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若是春天,房前有桃花盛开,炊烟飘起,或会前去寻人,说句话,讨口水喝。那次去浅山,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春天。明知道那个时候去找春天,心急了些,但还是无法克制想出去走走的心,万一能找到春天的踪迹呢。整片山,远远看去,光秃秃的,树枝上站着我不晓得名字的鸟,保持着随时要飞走的架势。如果春天是件衣裳的话,那这件衣裳远远还没做好,谈不上可以披在身上。可低头看,路边没有被踩秃的干草堆里,明明有嫩绿的草芽在冒出来,再蹲下去,去观察干草堆的内部,有更多的草芽在生长,不对呀,漫长的冬天还没结束,家里还在供着暖,春天怎么可以在十多公里外,一个招呼都不打地冒出来了?

那次从山中回来,时常会莫名其妙地开心,但又找不到原因。在32层高的楼房阳台上,可以看到那片浅山的轮廓,想到有那些草在卖力地扎根,把山地仅存的一点水分,装进自己青翠的腰肢里,就知道开心的理由了——它们如此不分昼夜、匆匆忙忙地生长的,就是为了有一天,当我(当然除了我之外还包括其他的所有人)再一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会被吓一跳。那些草,就像调皮的猫一样,猫也喜欢做这种事,躲在一个角落,等你经过的时候,冷不丁地跳出来,吓你一跳。草如果知道,自己的茂盛,可以吓人一下的话,也会开心吧,为此,草们,像捉迷藏一样,在干草的保护下,悄悄地做着吓唬人的事情。

春天在默默地发生着,我坐在硕大蓝色玻璃楼当中一个狭小的房间里。春天就是在十多公里外盛大着,而我在大多数时间里,只能通过回忆、遐想、写字,来与春天进行着交流。事实上到了这个时节,春天已经将我包围了。春天的队伍庞大,随从甚多,从天空到大地,从山河到湖海,春天已经让我们无路可逃。春天那么迫切地到来,不是发出讨伐信,发出的是邀请函。对待这样的春天,我们怎么忍心做到冷酷麻木、置之不理呢。

有朋友在聊天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三年前的春天,我们一起坐船,从桂林沿漓江去往阳朔。我们在船上,春风把他俩的长头发吹得有点乱,我的头发短,乱不起来,但我记得有点凉的春风,顺着远山吹来,经过江面吹来。那些风顺着领口、裤脚钻进来,像给人做了一次塑封那样,用春天特有的温度,打开了一个人的所有感官,多么舒畅、自由、奢侈,让人想大声喊几声。要不是这张照片,我几乎都忘记那次春天之旅了。朋友们相约,有机会要再乘春风,走一遍怀旧之旅,他们总是这样,说着一些不好再实现的诺言,看着它们在群里被其他的文字淹没,在每个看到的人的脑海里,逐渐地遗失,飘散。

北方的春天短,要及时地与之相会,一个懒觉,一个犹豫,一个不小心,就会与春天擦肩而过了。春天可能不在意,但喜欢春天的人不能不在意。我站在阳台上眺望远方,内心并无波澜与不安,擦肩而过的春天也是春天——不能说没与春天撞个满怀,春天就没来过。

退休,是我早几年就开始盼望的事。

家里有仁癌症老人,即便不坐班,有课的日子也往往天降“达摩克里斯”之剑——下课时,手机上来自医生或护士长的未接电话已成串,甚至,课间是否看一眼手机也成了比重大课题还烦恼的事情——看,怕病房已在紧急召唤,心惊肉跳心挂两头心神不宁之余,讲课如出错就对不起学生对不起职业良心了;而若狠心不看,虽求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但课后往往不看则已,一看悔极,那份百爪挠心捶胸顿足追悔恼恨难以言表,简直恨不得插翅飞回老人身边去!端的是,看与不看间,妾身千万难——最爱喝水,年轻时有个“水罐”之称的我,竟然可以连上四节课而滴水不进——不是不渴不想喝,下课铃响后的“必答题”,除了耐心回复回到讲台边来提问的学生,就是收拾东西溜一小跑奔向公交车站,甚至,还有好几次忘记了

上海的春天总是来得很突然。前几天还是阴雨绵绵,寒风刺骨,忽然天气放晴,气温随之飙升,人民广场的玉兰花也似乎在瞬间绽放了。

玉兰花因品种不同,花径大小不一,大的十多厘米,小的五六厘米;色彩各有不同,有纯白色,也有淡紫色。但常见的玉兰花大多为白色,故而得名白玉兰。玉兰属于落叶乔木,深秋落叶后,在漫长的冬日里,玉兰树光秃秃地挺立在寒风中,深灰色树皮粗糙开裂,似无一丝生机。但就是在万物凋零之时,看似了无生机的玉兰树,却在悄悄萌生冬芽,待春风吹起,玉兰花便会直立枝头,竞相开放。

人民广场的白玉兰集中在人民大道南侧。沿着人行道漫步,一棵棵玉兰树上绽开的白玉兰,在蓝天映照下白得耀眼。白玉兰有先叶开放的特点,玉兰花开之时,并无绿叶陪衬,但玉兰生性奔放,没有刻意装出的所谓低调和扭扭捏捏,而是在春风中任性恣意绽放。

春雨后的早晨,玉兰花最为楚楚动人。洁白的花瓣上,残留的细细水滴,让此时的玉兰花平添了几分妩媚与妖娆。倘若如丝细雨仍在不停飘落,则会让人顿生怜爱。但在我看



又是一年野菜时 (插画) PP殿下

来,观赏玉兰花的最好时间,还是在晌午时分。此时艳阳高照,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阳光直射花瓣,此时的玉兰花晶莹剔透,暗香浮动,正所谓“洁白无瑕满枝头,淡淡幽香

人民广场的白玉兰

疏影芳踪

徐自来”。微风吹过,花随枝动,颤巍巍、飘飘然,恍若白衣仙女下凡。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白玉兰是先叶开放,原来,美丽的身姿是不需要任何陪衬的。

白玉兰是上海市花,但并非上海独有。作为我国特有的名贵园林花木,原产于长江流域,现在,北京及黄河流域以南均有栽培,有些城市也把玉兰作为市花。有意思的是,全国还有好几所高校还以此作为校花,这也让玉兰的名贵身份多了几分大众化色彩。

但是,人民广场的白玉兰却总让人有种特别的感觉。每年玉兰花开之时,我总要在人民广场走走,徜徉在花海周边。有一天,当我仰望人民广场上空,那抹炫动的红色让我突然明白,人民广场白玉兰的特别之处,其实就在于脚下这片土地。

人民广场曾经是闻名遐迩的跑马场。1862年

的某日,一名叫霍格的英国人策马扬鞭,沿泥城浜(后填浜筑路成今西藏路)起,向西沿“上海驱车大道”(今南京西路),再向南到芦花荡(今黄陂路),到周家浜、洋泾浜交会点(今市工人文化宫),再沿泥城浜回到起点,霍格马蹄踏过之处,均打上木桩围起来,建成了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包括那座极具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跑马总会大楼。

跑马会成立80多年后的1934年,上海《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做主旨征文,中国现代哲学家李石岑在征文中预言,跑马厅日后将会改为“人民公园”,“成为人民集会的重要场所”。可惜李石岑并没有等到“跑马厅”的那一天,当年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年仅42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上海青年会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学术讲座上,他不顾白色恐怖威胁,作了题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演讲,大胆预言“经过若干年军阀混战之后,又经过几次暴动之后,中国必然地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

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跑马厅不仅是在华外国人的娱乐场所,更是宣示殖民权益的政治舞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每逢美国国庆日,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在场内举行大型操演和升旗仪式。这里上演了两次英皇加冕盛典庆祝。1911年和1937年,英皇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登基,跑马厅连续多日欢庆。

这里真正回到人民手上,是1949年后陈毅和粟裕签署命令,令市军管会将跑马厅土地所辖“南京路以南,西藏中路以西,武胜路以北,黄陂路以东”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公地”。此后,又建成了“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

如今,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百姓安居乐业的土地上,人民广场春日风吹正劲,玉兰花正欢。



街角,清晨,外面7摄氏度,这家小商店的门口,大白已经在此守了8天!熟悉的白面蓝条防护服从头到脚,一张圆底半高无扶手的办公室椅,街面水清鉴人。这就是大白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

3月13日,在学校封闭3天后,我被允许回家。下午4时到家,换好衣服,准备清理休整。抬头往窗外一看,对面小区被封了。第二天,我们小区也被封了。

刚回家那时,天还挺热,夜里睡不踏实,撩开窗帘:对面街廊下,灯光昏黄,一个白乎乎的人形——是大白!医护人员真辛苦!脑海里翻卷着自己的医护人员,此刻他们也奋战在核酸检测、救治病患的一线吧。

一天、两天、三天……对面的大白天天守在这个街角,不分日夜。这是谁家的孩子?头几天还暖和,后面几天气温陡降,20多摄氏度变成只有几度,夜里还下过大雨,这孩子受得了吗?日晒雨淋,寒风料峭,初春的海上天气复杂多变。这里,白天是女孩,晚上是男孩(看身形、举止做的判断)。我天天隔窗望着,心疼!我也有孩子,和他们差不多大,将心比心。

8天8夜,就在这个位置,他们从未离开!有时歪着脑袋,有时起来走走,冷时抱着双臂,有时跺跺脚,也许是冷得坐不住,也许是坐久了腿麻:他们是坚守阵地的战士!是英雄!

一天,住在该小区的洗衣店老板张先生告诉我,今天核酸没事,估计晚上就放了。我听后挺高兴!街角的大白可以回家了。可是,两天过去了,他们还在那里!

早晨,我在家身穿着棉背心、棉秋裤还觉得冷。几天下来,我天天忍不住看他(她),有时饭做好了很想送点去;天冷了,想送条被子去。转念一想,这都是不现实的,于是,我闲下来就静静地看着他(她),看着他坐一坐、歪一歪,起来踱几步,站着看看手机……寒潮来袭,晚上越发寒冷,娃儿依然在岗。凌晨4时许,我又看他,没看到熟悉的大白,我挺高兴,小区解封了,孩子回家了,也可以有个热被窝了。天亮了,我再看,还在那里。原来,夜里太冷,娃儿外面加了黑大衣,我没看出来。下午,雨声敲打着窗沿,她撑着青绿的折叠伞,依然坐在雨檐下!我在朋友圈里说:今年我60岁,已

不太容易落泪,但是每每看到他(她),就止不住泪流满面:假如他(她)是我的孩子……

街角的大白是为国家、为你我而战!他们都是英雄!向他们致敬!

猫 梢、围墙、天空之间飞腾游走。在黄澄澄的柿子晾晒于湛蓝天空的季节,猫们相继生儿育女,日子过得丰盛而满足。哪怕秋风像一只大扫把,“沙沙”地从空中清扫树梢时,也不曾惊扰它们盖在落叶下的眠梦。

有阳光的时候,猫们或卧在车顶晒太阳,或慵懒地躺在供人休憩的长椅上散步、沉思。我想它们过着一种诗人或哲士的生活,在它们清冷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淡然和豁达,以超然的姿态审视它们的王国。猫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在古埃及人的皇宫和庙宇之中,曾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兽地位。在埃及古老的传说里,太阳在白天所发出的生命之光被贮藏,在猫眼之中,每到夜晚,猫眼就会释放出神秘的光芒,与星空闪闪辉映。这些躺在阳光之下,不时伸个懒腰的猫们,不知是否还记得血脉里留存的高贵身份。

日常的小区花园,除了几位坐轮椅的老人,偶尔嬉戏的孩童,鲜少有人驻足。某种程度上,这些老人的眼睛也拥有了猫眼一般近乎透明的质地。在它们的瞳孔里,流露出和猫相仿的温煦淡然。春日阳光下,猫们蜷在老人身边咕咕噜噜打呼,风吹过樱花树,阳光在树影里闪烁,老人们便也瞌睡起来。

拔U盘。于是,退休成为刚需。不过,退休于我而言,只是离开了讲台不再承担教学任务而已,其实并不等同于脱离“原生职业身份”,我,依然是老教师一枚,依然时时关注指点老学生,在在职的老师们也时不时向我推荐几个选择我这个专业方向的年轻人,挤出时间辅导他们是我的乐趣;课题,照常申请照常做;论文,照常构思照常写;学术活动邀约也未曾减少,会议论文也往往照常提交——万一,到了会期,老人家们“开恩”呢,那就不妨把学术会议当作休假小憩,潇洒走一遭喽。和老同事们相聚一堂,哪怕唇枪舌战互不服输,也是莫大的享受。

去年金秋,老人家们血糖、血压稳定,也没有一个住院的,于是,欣欣然赴苏州参会——同一时间有北京、苏州两

个会可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选了苏州,因为万一警报响起,数小时便可踏入家门。

会议茶歇时,一位已退休数年的前辈告诉我:“退休后的十年是学术黄金期,身脑尚无虞,在职时想研究而苦于时间、精力不够的领域,正好从容深耕”,我深知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他的知音颇多,其中一位众所周知,就是钱理群先生——钱先生曾在《长寿时代老人人生的思考》一文中谈及自己退休近20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处于生命的高峰状态,远远超过之前的中年,甚至青年时代……写出了三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约250万字,还写了50多万字的两本思想随笔、学术随笔,编了一本摄影集,共300万字,平均每年

60万字,不仅数量上前所未有(过去最多一年四五十万字),而且质量上也是最高水平,是我真正的成熟之作。”

不过,钱老的学术境界,小女子老妇人岂敢望其项背,心向往之的,倒是有一位大姐的养老状态——她在爱女远嫁异邦之后,与先生二人开始舒舒坦坦自驾游,上半年澳洲、下半年英伦,“轮迹”遍及全球。近几年囿于疫情,她的公号文章显示自驾游的目的地在国内不断变换:云南、贵州、新疆……遗憾的是,她的这个退休生活“高配版”,我只有歆羡的份,却是万难复制。不过,本人的“低配”版,既不误奉养高堂和照拂幼儿,忙里偷闲码字自娱,兼顾学术和创作,亦自乐在其中。

十日谈

人生第二春 责编:殷健灵

明日请看《春的后面不是秋》。